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七十九本,第一分

出版日期:民國九十七年三月

唐妃娘娘阿吉剌考

洪金富*

元末熊夢祥所著《析津志·原廟·行香》篇中有「唐妃娘娘阿吉剌」云云。 唐妃娘娘就是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妻 Sorqaytani Beki,對譯或作「唆魯古唐 妃」。「唆魯古唐」音譯 Sorqaytani,「妃」意譯 Beki。「唆魯古唐」簡化為 「唐」。「唐妃」這個譯名既保留了全名的一個原音 (-tan-),又表示了該人的身 分(妃),更合乎漢人的稱謂習俗,一舉數得,是神來之譯。至於「阿吉剌」, 則可能為波斯語 'aqīlat 的對譯,意為聰明能幹、出類拔萃,推測是大元帝國或 伊利汗國治下口操波斯語的回回人或波斯人給予 Sorqaytani Beki 的美稱,是個 描述語。

關鍵詞: 唐妃, 阿吉剌, 漢譯人名, Sorqaytani Beki, 'aqīlat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清華大學

元末熊夢祥(字自得)所著北京最早志書《析津志》中,有〈原廟〉一門,今存〈行香〉一篇。原廟就是宗廟以外別立之廟,廟內設有影堂,堂內懸掛亡者影像以供後人祭祀。《析津志・原廟・行香》篇(以下或稱〈行香篇〉)是研究元朝皇室影堂制度的基本史料,它記載元朝帝王后妃二十多人的名諱,各自的原廟名稱,祭祀日期,該日是他或她的冥誕或忌日,參加祭祀的人是正官或大小官,等等。〈行香篇〉所記可分三十七條。部分條文使用國語名諱,如曲律皇帝,或用當年俗稱,如太皇太后,我們需要加以辨識。部分原廟名稱,如南寺,我們需要明白其所指。部分日期可以證明爲某人的生日或卒日,部分日期則別無他書可以證明那是甚麼日子。三處「皇后」應當更正爲「皇帝」,得來半靠運氣。〈行香篇〉的條文確實需要校訂和疏通,我於是乎草爲〈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一稿。原稿考釋第33條「唐妃娘娘阿吉剌」,篇幅既較長,內容又特別,可以獨立成篇,自爲一文,乃割而離之,題曰〈唐妃娘娘阿吉剌考〉。

按第33條全文云:

唐妃娘娘阿吉剌,也里可温寺,靖恭坊內,世祖親母。

這位唐妃娘娘,即太祖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Tolui,即〈行香篇〉第37條的太上太皇;1187-1193間生,1232卒)之妻,憲宗蒙哥汗、世祖忽必烈汗、伊利汗國創建者旭烈兀汗,以及一度稱帝的阿里不哥 (?-1266) 的生母,Sorqaytani Beki (?-1252)。Beki 是尊號,漢譯或作別乞,或作別吉。「Sorqaytani 是名,《元朝秘史》譯音作莎兒合黑塔泥,《元史》作唆魯和(禾)帖尼。徐蘋芳撰〈元大都也里可溫十字寺考〉一文已正確指出唐妃娘娘就是莎兒合黑塔泥別乞,並且考訂了唐妃原廟大都也里可溫十字寺的位置。「著名漢學家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 討論此人名字,撰〈莎兒合黑塔泥〉一文,並未注意到「唐妃娘娘」的稱謂法。《元史》中唯有一處提到「唐妃」,見〈順帝紀二〉至元三年十二月壬

¹ 可參看 B. Ya. Vladimircov 著,秦衛星譯,〈蒙古稱號 "別乞"與 "別吉"〉,原文載 《蘇聯科學院報告(乙種)》9(1930);譯文見《蒙古學資料與情報》1987.2:30-32。

² 文見徐蘋芳,《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 頁459-467。原載《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北京:文物 出版社,1986)。

³ 原文見《通報》29 (1932):43-54;譯文見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北京: 商務印書館,1995),第一卷,第四編,頁1-16。

午條,曰:「集賢大學士羊歸等言:『太上皇、唐妃影堂在真定玉華宮,每年宜於正月二十日致祭。』從之。」⁴ 真定(今河北正定)是拖雷家的湯沐邑,真定玉華宮烏拖雷夫婦影堂所在,有許多文獻可以爲證。⁵ 徐蘋芳澄清誤解(誤唐妃爲明宗的貞裕徽聖皇后邁來迪),⁶ 正確指出「唐妃」就是世祖親母 Sorqaytani Beki,唯對「唐妃」之稱感到不解,對「阿吉剌」三字則不置一詞。

按「唐妃娘娘」之後「阿吉剌」三字,是何文字,其義爲何,我亦不能解。 它可能不是蒙古字。幾本蒙文字典中找不到相對應的字。⁷ 考《元史》中阿吉剌 凡十六見,⁸ 具爲男性人名。今〈行香篇〉「唐妃娘娘」後出現「阿吉剌」,說 明「阿吉剌」一詞並非男性所能專,女性同樣也可以用。疑「阿吉剌」在這裡是

⁴ 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卷三九,頁842-843。

⁵ 例如《元史》卷七五,〈祭祀志四·神御殿〉條,該條並且詳記祭奠儀式;見頁1876。仁宗皇慶、延祐間,玉華宮祭儀用太常大樂登歌樂。始用年代,據《元史》卷六八,〈禮樂志二·制樂始末〉條,為皇慶二年 (1313);據卷七五,〈祭祀志四·神御殿〉條,為延祐四年 (1317)。大約稍後,元永貞撰〈真定玉華宮罷遣太常禮樂議〉一文,表示反對。他認為玉華宮原廟,應照依京師諸寺影堂例,止命有司以家人禮祭供,不當用太常禮樂。經過一番議論,延祐七年 (1320),元廷終於「罷玉華宮祀睿宗登歌樂」;元氏該文見蘇天爵 (1294-1352) 編,《國朝文類》(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卷一五,頁18a-b。《元史》內玉華宮影堂祭祀之記載,見卷二四,頁553;卷二七,頁606;卷三四,頁765、770;卷三五,頁790;卷三九,頁842-843。元人詩文集也有不少相關記載,如薩都剌有〈元統乙未秋,集賢學士只兒哈丹奉旨代祀真定路玉華宮睿宗皇帝影堂,僕備監禮〉七律一首,請詳後文;至正二年 (1342) 進士盧琦亦有〈集賢學士塔兒嗒冊奉旨代祀真定路玉華宮,僕備監禮〉七律一首;見《圭峯先生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年代不詳〕,第96冊),卷上,71a-b。

⁶ 姚景安編,《元史人名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11,〈唐妃〉條云:「見 貞裕徽聖皇后。」頁126,〈貞裕徽聖皇后〉條云:「邁來迪、罕祿魯氏、唐妃。」這是 先將紀文「太上皇」誤認為就是順帝之父明宗皇帝(1329),隨之再將「唐妃」誤認為就 是明宗的皇后邁來迪(?-1320)。徐蘋芳已指出此一誤解。邱樹森等,《元史辭典》(濟 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頁689,〈唐妃〉條云:「見『貞裕徽聖皇后』。」頁 583,〈貞裕徽聖皇后〉條云:「元皇后。名邁來迪,亦稱唐妃,哈剌魯氏……」顯然仍 沿《元史人名索引》之誤,未注意到徐文的糾正。

 ⁷ 我查過的字典包括: J. E. Kowalewski, Dictionnaire Mongol-Russe-Français (Kazan, 1849);
M. Haltod, J. G. Hangin, S. Kassatkin and F. D. Lessing, 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0); 內蒙古教育出版社編輯部編,《蒙漢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75)。

^{8《}元史》數見之人名阿吉剌,首次出現在卷二九,〈泰定帝紀一〉,頁695。又,《元史》七見「阿乞剌」,亦為人名,應是阿吉剌之異譯。

對「唐妃娘娘」這個人的描述語,相當於英語所謂的 "epithet", 猶如 "Alexander the Great"中的 "the Great"(亞歷山大「大」帝), "Richard the Lion-Hearted" 中的"the Lion-Hearted"(「獅心」王理查)。「唐妃娘娘」身爲四位帝王生 母,描述語「阿吉剌」不可能有貶義,應當是個美稱或敬稱。然則「阿吉剌」一 詞究竟何義?查乾隆皇帝《欽定元史語解》有〈昂吉爾〉一條,解曰:「黃野鴨 也。卷二十六作雍吉剌,卷三十九作阿吉剌,卷九十八作昂吉兒,倂改。」9 乾 隆君臣將阿吉剌等三個詞彙一統起來,說是同一語言的不同翻譯,意思是「黃野 鴨」,即使所說正確,我還是很難想像唐妃娘娘和黃野鴨能有甚麼關係。換言 之,在「唐妃娘娘阿吉剌」中,「阿吉剌」不可能作「黃野鴨」解,大概另有他 義。趙琦博士發現波斯語中有一個發音相近的字,用來描述唐妃娘娘十分恰當。 查 Steingass 《波英詞典》(Persian-English Dictionary) 有 'aqīlat 一字,釋義 作: "Anything excellent in its kind (as a prince or chief, a chaste and noble lady, the best camel.)" 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波斯語教研室編《波斯語漢語詞典》有 agheel 一字,當形容詞用時,意爲「聰明的,明智的,英明的,賢明的」。唐妃 娘娘不獨在蒙古史上,就是在世界史上,都是舉世無雙、古今少有的偉大人物。10 她是克烈 (Kereyit) 部人,基督徒,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妻。一二三二年陰曆 九月夫死之後,她婉拒了夫兄即大汗窩闊台 (Ögödei, 1229-1241) 所提再嫁給皇 子貴由(Güyüg,後來成爲第三任大汗,1246-1248)的建議,守寡教子,統領部 眾,維持門戶。一二五○年,她終於把長子蒙哥 (Möngke, 1250-1259) 推上大汗 的寶座。大蒙古國的汗位從此由窩闊台系轉到拖雷系的子孫中。11 這是蒙古帝國 史上的一大變化,無意中爲後來忽必烈 (Qubilai, 1260-1294) 建立元朝 (1260-1368), 旭烈兀 (Hülegü, 1256-1265) 建立伊利汗國 (1256-1355), 預先鋪置了舞 臺。假如說唐妃娘娘創造歷史這句話過於誇張嚴重,那麼,說她是改變歷史發展

^{9《}欽定元史語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 296冊),卷一五,頁10a。

¹⁰ 世界史上生育四位帝王的記錄,唐妃之外,恐怕無人有之。

¹¹ 關於莎兒合黑塔泥其人其事,參看劉光義,〈記蒙古莊聖皇后莎兒合黑塔泥事〉,《出版月刊》(臺北)2.1 (1966):57-59;劉靜貞,〈蒙古帝國汗位帝系移轉過程中的三位女性——脫列哥那、莎兒合黑塔泥與海迷失〉,《史原》13 (1984):103-125; M. Rossabi, "Khubilai Khan and the Women in His Family," in *Studia Sino-Mongolica*, ed. Wolfgang Bauer (Wiesbaden: Steiner, 1979), pp. 153-180 (esp. on 158-166).

方向的一個關鍵人物應當不爲過。她是出類拔萃的歷史人物。十三世紀伊利汗的御醫、宰相,波斯史家拉施特 (Rashid al-Din Tabib, 1247-1318) 說她「極爲聰明能幹,高出於舉世婦女之上」。¹² 'aqīlat 這個字用在唐妃娘娘身上可說十分貼切。

按波斯語自第十世紀起已成爲東伊斯蘭世界的通行語言,十三世紀湧入中國的回回人即以波斯語爲通用語。¹³ 假如「阿吉剌」果然就是波斯語 'aqīlat 的對音,那麼,最先使用「阿吉剌」來美稱「唐妃娘娘」的,最有可能是西方伊利汗國治下的波斯人或東方大元帝國境內的回回人,兩國在一二五〇年代以後皆由唐妃娘娘的子嗣們來統治。¹⁴ 就大元帝國而言,各民族間語言文字的交流借用更是一自然而普遍的現象。部分蒙古人採用藏族人的名字,元人雜劇內出現不少的蒙古語。波斯文(回回文)是元代三種官方文字之一。許多衙門設有回回譯史,回回文字設有專門學校來傳授。蒙古語只孫宴(宮廷內的盛宴,參加者皆服白色衣)俗稱詐馬宴,詐馬就是波斯語。¹⁵ 以彼例此,敬稱「唐妃娘娘」,不用蒙古語,而用波斯語,可能性相當高。不應忘記《元史》內即有幾個人以阿吉剌爲名,而「阿吉剌」可能不是蒙古語。至於這個敬稱,是唐妃生前已經出現或死後才有,則已難以考察了。¹⁶

¹² 拉施特 (Rashid al-Din) 著,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二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頁203。

¹³ 關於元代波斯語問題的研究,韓儒林教授發其端,黃時鑑教授續於後,劉迎勝教授集大成,成果豐碩,貢獻良多;見韓儒林,〈元代詐馬宴新探〉,氏著,《穹廬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247-254;〈所謂"亦思替非文字"是什麼文字〉,氏著,《穹廬集》,頁255-257;黃時鑑,〈波斯語在元代中國〉,氏著,《東西交流史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172-184;劉迎勝,〈有關元代回回人語言問題〉,《元史論叢·第十輯》(元代社會文化暨元世祖忽必烈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頁19-38。

¹⁴ 關於我所提唐妃所以獲得「阿吉剌」美稱的假說,南京大學劉迎勝教授於二○○七年六月四日來信惠賜補充意見,甚為寶貴,茲轉錄如下,以供參考:「我覺得將阿吉剌釋為 agilat 別開蹊徑,非常有意思。除了其子蒙哥曾為大汗,另兩子忽必烈與旭烈兀分治東方 與波斯之外,且除她信奉聶思脫里教之外,唆魯禾帖尼本人與西域也有極深的關係。據 志費尼記載,她在不花剌城捐助設清真寺和經學堂。而瓦薩夫史記載,她在不花剌城有 數千屬民。志費尼說治理西域的大臣闊里吉思與阿魯渾的屬下(此機關就是憲宗即位後 所設之別十八里等處行尚書省的前身),有代表成吉思汗四子的大臣,其中代表第四子的就是唆妃。」

¹⁵ 詳見韓儒林,〈元代詐馬宴新探〉。

¹⁶ 唐妃生年不詳。她卒於憲宗二年壬子 (1252) 春正月;見《元史》卷三,〈憲宗紀〉,頁

接著討論「唐妃」這個譯名。按「唐妃」之稱,今存元代文獻已經罕見,我 所知者五條。五條可分兩類,一類作「唐妃」,三條,一見前引《元史·順帝 紀》,二見本文考釋的〈行香篇〉,三見下文即將見到的〈大元故宣差萬戶奧屯 公(世英)神道碑銘〉。第二類作「唆魯古唐妃」,兩條,具見於《道家金石 略》。一爲〈太清觀懿旨碑〉的開頭,文云:

長生天的氣力裏,谷裕皇帝福蔭裏,唆魯古唐妃懿旨:……¹⁷ 碑末署「丁未年二月日」,即定宗貴由汗即位之二年,公元一二四七年。谷裕是貴由的異譯。碑在趙州太清觀,趙州隸真定路,爲拖雷家的采邑。未亡人唆魯古唐妃以領主的身分賜給太清觀住持道士蕭輔道 (1191-1252)「中和仁靖真人」的稱號,¹⁸ 故而發布這通懿旨給與這位太一道教第四代宗師。懿旨刻於石,立爲碑,對道觀起了保護作用。《道家金石略》的校補者陳智超在碑文後按語說:

超案:汲縣有一碑內容與此全同,惟"趙州太清觀"作"衛州萬壽觀", 後有蒙古字一行。亦見藝拓。

「藝拓」云云,據《道家金石略》書後〈徵引拓片及書目略〉,謂「藝風堂拓片,藏北京大學圖書館」。「亦見藝拓」者,謂趙州〈太清觀懿旨碑〉及衛州〈萬壽宮懿旨碑〉具有拓本藏北京大學圖書館也。¹⁹ 據池內功教授的調查,河南

^{45。}該處「皇太后崩」云云,謂唐妃也。紀文只記月份,未載確切日期。據〈順帝紀二〉,羊歸建言唐妃在真定玉華宮的影堂,「每年宜於正月二十日致祭」,正月二十日,推測就是唐妃的忌日。請詳文末〈唐妃娘娘卒日小考〉。

¹⁷ 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840。又,關於蒙元時代聖旨、懿旨、令旨開頭的套語——「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之類——詳見故師柯立夫先生的討論: F. W. Cleaves (1915-1995), "The Initial Formulae in a Communication of a Mongolian Viceroy to the King of Korea,"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3 (1979): 65-88.

¹⁸ 蕭輔道於定宗元年丙午 (1246) 奉命遠赴蒙古國都和林 (即哈喇和林 [Qara Qorum] ,今額爾德尼昭 [Erdeni Juu]) 晉見拖雷遺孀唆魯和帖尼及其子忽必烈,次年遂得真人賜號。〈太清觀懿旨碑〉謂為唆魯和帖尼所賜,王惲〈清蹕殿記〉謂為忽必烈所賜;見王惲,〈清蹕殿記〉,《秋澗先生大全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卷三八,頁11a。

¹⁹ 此一丁未年懿旨碑有兩個問題。第一:同一懿旨趙州太清觀有之,衛州萬壽宮(太一教祖觀,正式名稱為太一廣福萬壽宮,稱宮不稱觀)亦有之,但受旨者蕭輔道當年只能是兩宮觀之一的住持,疑其中一碑係後來所刻,惟將州名、宮觀名五字改易耳。按蕭輔道自金衛紹王大安二年 (1210) 嗣掌教事後,蒙、金、宋三國逐鹿中原,天下大亂,蕭輔道不遑寧居,顛沛流離於汲縣、亳州、柘城、趙州之間。陳援庵 (1880-1971)《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四〈太一篇〉中〈四祖蕭輔道之重望第三〉,及卿希泰《中國道教史》第3

衛州該碑亦有一拓本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²⁰ 該三拓本我尙無緣目睹,唯趙

卷,第九章第四節〈蕭輔道接掌太一教〉,考述蕭輔道行蹟甚詳,但丁未年時,蕭輔道 究竟住持趙州太清觀或衛州萬壽宮,依然不明;見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北 平:輔仁大學,1941);卿希泰,《中國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第二是諸家著錄此一懿旨碑的問題。可分甲乙兩點說明。甲,據《道家金石略》,趙 州、衛州兩碑,具見「藝拓」,但繆荃孫 (1844-1919)《藝風堂金石文字目》並無著錄; 《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光緒二十四年 (1898) 編成,有光緒三十二年刊本,《石刻史料 新編·第一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第二十六冊所收者即據此本影印。其 次,查《道家金石略》卷一五,頁3a,著錄有〈太清觀聖旨碑〉,雙行小字注曰:「正 書,丁未年,在直隸趙州。」碑所在地名、觀名,碑文書體、刻石年代,具與〈太清觀 懿旨碑〉同,故可肯定此一聖旨碑係懿旨碑之誤。又,顧燮光 (1875-1949),《河朔訪古 新錄》卷一,〈汲縣第一〉亦著錄有〈唆魯古唐妃懿旨碑〉,注:「正書,年月泐」; 見《河朔訪古新錄》(民國十年[1921]完稿,民國十八年重編,收入《石刻史料新 編・第二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第12冊),頁1a。吳式芬 (1796-1856) 編,《金石彙目分編》卷九之二〈衛輝府·汲縣〉著錄有〈元太清觀唆魯古唐妃懿 旨〉,注:「正書,丁未二月,是定宗二年。」又有〈元唆魯古唐妃懿旨殘字〉,注: 「正書,丁未。」更有〈元萬壽宮懿旨殘字〉,注:「正書,丁未年□,剝蝕,存字無 幾₁;見《金石彙目分編》(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28冊,影光緒間海豐 吳氏文祿堂刊本),頁21a-b。吳式芬的另外一本金石書目《攗古錄》卷一七復見大同小 異的著錄,〈太清觀唆魯古唐妃賜蕭輔道懿旨〉條,注:「正書,河南汲縣,丁未二 月。」〈太清觀唆魯古唐妃懿旨殘字〉條,注:「正書,河南汲縣,丁未是定宗二 年」;見《擴古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史 部,金石類,第895冊),頁4b、5a。條目顯然重複,而汲縣道教宮觀,除祖觀萬壽宮 外,有無名為太清觀者,亦需一考。乙,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拓本內,編號「各地1918」 者,簽題〈元太清觀懿旨碑〉,注:「直隸趙州,丁未年,定宗二年。」我們可以在網 路上瀏覽該拓片的清晰圖像;見〈元太清觀懿旨碑〉(附圖,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館藏珍品/碑帖菁華, http://res2.nlc.gov.cn:9080/ dob/servlet/get Dob?id=gd1918&xsl %09〔搜尋,2008.03.03〕)。碑文「趙州太清觀」五字明確無疑,但該拓本的說明文字 卻據《攗古錄》將「地點」誤記為「河南省汲縣」。又,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拓本內另有 〈萬壽宮唆魯古唐妃懿旨碑〉(編號25257b),謂這片在河南汲縣,是。總之,丁未年唐 妃懿旨碑,衛州萬壽宮、趙州太清觀具有之,一刻於前,一刻於後,全文一致,唯後刻 者將州名、宮觀名五字改易而已。職是之故,近代金石諸家著錄該碑,重複著錄者有 之,說明訛誤者有之,不一而足,仍俟行家之訪問、調查而後釐正之。

20 池內功,〈北京圖書館藏元代石刻拓本目錄——《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未收錄分——〉,頁330,有如下著錄:「太清觀懿旨碑殘 丁未定第二年 88790河南汲縣」;見《四國學院大學創立45周年記念論文集》(日本善通市:四國學院大學文化學會,1995)。書名號著一「殘」字,意味原石已經殘損嚴重,拓本自然粗糙不足觀。這或者就是它不被收錄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之故。又,據《道家金石略》陳智超按語,在衛州即汲縣之碑,其題名應為〈衛州萬壽觀懿旨碑〉,但氏著錄

州那一方可以在網路 (web) 上瀏覽它的清晰照像。碑文後刻有蒙古文二行。承 澳洲國立大學羅依果 (Igor de Rachewiltz) 教授賜教,²¹ 該畏兀字蒙古文兩行, 由上而下豎讀,由左至右換行:左行兩字,讀若 ene bičig;右行一字,讀若 ünen。ene,這、此之意。bičig,書、文字、文件、書信、證書之意。ünen,真實 之意。ene bičig ünen 意即這份文書是真的。這兩行蒙古文以及鈐在蒙古文右下 側,落在「丁未年」下、覆蓋在「二月□日」之上的印文(惜印文已漫漶),應 當就是這道懿旨發布時的關防,一二三四至三六年間出使蒙古國的南宋使臣鄒伸 之的隨員徐霆所說的「驗」。²² 前引陳智超按語謂河南汲縣萬壽宮的那塊碑上的 蒙古文是一行,而趙州此方則爲兩行,未悉兩者文字是否相同。

另一「唆魯古唐妃」見於《道家金石略》所收〈重陽延壽宮牒〉中,原文 如下:

天底氣力,大福蔭裏,唆魯古唐妃懿旨裏……。又欽奉唆魯古唐妃懿旨, 旭烈大王今旨……²³

牒文中引用了唆魯古唐妃頒布的兩道懿旨。²⁴ 唐妃的第二道懿旨與旭烈大王的令旨合而爲一,頒布於庚戌年五月,即定宗貴由汗遺孀斡兀立海迷失(Oγul Qaimiš,一二五二年卒)皇后攝政(1249-1251)之第二年,公元一二五○年。當

碑名仍為〈太清觀懿旨碑〉,與在趙州者同名,不知何故。其次,《中國通史》第14冊,《中古時代·元時期》下冊,頁11,注1也提到趙州〈太清觀懿旨碑〉與汲縣萬壽宮〈唆魯古唐妃懿旨碑〉,唯未涉及兩碑間的問題;見白壽彝總主編,陳得芝主編,《中國通史》,第八卷,《中古時代·元時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茲志於此,以備來日查考。

²¹ 見羅依果先生於二○○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覆信。

²² 彭大雅,《黑韃事略》,〈其擇日行事〉條,徐霆疏:「霆嘗考之,韃人本無字書,然今之所用則有三種:……行於漢人、契丹、女真諸亡國者,祇用漢字,移剌楚材主之,卻又於後面年月之前,鎮海親寫回回字,云付與某人。此蓋專防楚材,故必以回回字為驗,無此則不成文書。」見《黑韃事略》(收入王國維編著,《蒙古史料四種》〔北平:清華學校研究院,1926〕),頁9b-10a。關於蒙元時代的關防,詳見故師柯立夫教授,"A Chancellery Practice of the Mongols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4 (1951): 493-526.

²³《道家金石略》,頁768。標點略有改易。此條材料,係國立清華大學(新竹)歷史研究 所碩士班許正弘學棣於二○○七年元月十五日提供,特此誌謝。

²⁴《全元文》第28冊,頁1-2收此二通碑文;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文前有校點者周少川所寫作者簡介,云:「唆魯古唐妃,定宗貴由之妃。本書收唆魯古唐妃文二篇。」睿宗拖雷(一二三二年卒)之妃(一二五二年卒),始則被誤為明宗(1300-1329)之妃,今又被點為定宗(一二四八年卒)之妃,何其不幸也。

年或稍後應已刻石立碑,七八十年後,英宗至治三年,公元一三二三年,延壽宮住持甘志堅加以重刊,原因不明。旭烈,元代文獻一般譯作旭烈兀 (Hülegü),此牒略去 -gü 音不譯。唆魯古唐妃與旭烈大王聯名並列,兩人爲母子關係肯定無疑。

回到「唐妃」之稱的問題。碑文「唆魯古唐妃」的「妃」字,顯然與后妃、王妃的妃字同義,是漢語,可以不論。²⁵「唆魯古唐」爲人名,亦無疑問。這一人名,有幾個異譯。《元朝秘史》作「莎兒合黑塔泥」,《元史》卷三〈憲宗紀〉作「唆魯禾帖尼」,卷一〇六〈后妃表〉作「唆魯和帖尼」,百衲本《元史》卷一一六本傳作「唆魯帖尼」,點校本補一「和」字作「唆魯和帖尼」。²⁶〈太清觀懿旨碑〉和〈重陽延壽宮牒〉中的異譯「唆魯古唐」爲伯希和所未見。伯氏認爲唐妃名字末尾必是 -tani 無疑,它是婦女名稱的接尾語。他廣徵博引,肯定可靠。前述諸音譯中的末尾「塔泥」和「帖尼」就是 -tani 的對音。〈太清觀懿旨碑〉和〈重陽延壽宮牒〉上的「唐」字,應當也是 -tani 的對音,只不過掉了個母音 -i。語言之間的對譯,很難做到一音不差的把原音完全呈現出來的境界。²⁷ 一名數譯,古今中外,所在多有。「唆魯古唐妃」這個漢字對音(唆魯古唐)加上漢語名詞(妃)構成的人名稱謂詞,既然出現在元代漢文石碑上,說明部分漢人就是這樣來稱呼這位蒙古王妃的。

「唐妃」,不過是「唆魯古唐妃」的簡化。這可從兩方面來說明。首先,我們注意到,就現有的五條史料而言,譯名「唆魯古唐妃」出現較早,「唐妃」出現較晚。刻有「唆魯古唐妃」這幾個字的兩方石碑,其繫年分別是一二四七與五〇年,已見前述。至於出現「唐妃」兩字的三條文獻材料,前文已見者二:一爲《元史・順帝紀》,繫重紀至元三年(1337);一爲《析津志・原廟・行香》篇,成書於順帝朝。二者具晚於前揭兩方石碑。第三條文獻材料爲〈大元故宣差萬戶奧屯公(世英)神道碑銘〉,元人李庭(1199-1282)所撰。文中有一大段文字敘述奧屯世英和「皇考四大王」與「唐妃」之間的關係。「唐妃」出現四次,首二次文字如下:

²⁵ 這個「妃」字,也可以視作是 beki 的意譯。

²⁶ 依序見漢字蒙音《元朝秘史》(收入《四部叢刊·三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6〕),卷七,頁1b,第一八六節;《元史》卷三,頁43;卷一○六,頁2701;卷一 一六,頁2897;百衲本《元史》(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6〕,第48-51册),卷一一六,頁1a。

²⁷ 旭烈「兀」略去 -gü 音不譯,就是現成的一例。

皇伯合罕皇帝在鳳翔也,許公(奧屯世英)以河中府尹之職,命未及下, 會以它事不果。其後公入覲,上喜曰:「曩之所許,今當相付。」命有司 草制。公奏曰:「臣名在四大王府有年,今改屬別部,何面目見唐妃母子 乎?」上始怒,徐復喜曰:「爾言是也。」唐妃聞其言,喜甚。²⁸

文中合罕皇帝即成吉思汗第三子、繼承汗位的太宗窩闊台,四大王即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唐妃顯然就是拖雷之妻 Sorqaγtani Beki。此文撰於世祖中統四年癸亥(1263),故稱四大王爲皇考,合罕皇帝爲皇伯。據此可知,「唐妃」譯名的出現不會晚於一二六三年。唐妃卒於一二五二年。前述兩方石碑立於她生前,稱她爲「唆魯古唐妃」。她在世時人們是否已稱她爲「唐妃」,尚乏證據。

更爲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許許多多的具體例子都可作爲「唐妃」就是「唆魯古唐妃」的簡化的有力佐證。按中國歷史上,漢族人名早先是單名的多,往後則是雙名的多。字和號多數是兩個字,三個字以上的很少見。稱呼簡單而順口。而非漢族類的少數民族,或來華的諸色人等,三個音節以上的人名比比皆是。對漢人來說,一長串的名字,拗口而難記,爲改善情況,於是乎減多爲少,化夷爲夏,推出自己給取的新名字。另一方面,嚮慕華風的非漢人也有出於自願採用漢式名字的,他們或者自己命名取字,或者請名請字於他人,附庸風雅,順應漢人的稱謂習慣。29「唐妃」之稱,應當起自漢人。

簡化非漢人的稱謂,方式多樣。常見的一種是取其人名之首字以爲其人之姓 氏。³⁰ 相對而言,取其人名中間一二字以爲名者比較罕見。³¹ 另外一種是取末尾

²⁸ 李庭,《寓庵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據《藕香零拾》 本影印,1985),卷七,頁76下-77上。

²⁹ 元代色目人和蒙古人自願採用漢式名字的例證,請看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北平:勵耘書屋,1934),卷六,〈禮俗篇〉,第一節,〈西域人名氏效華俗〉;業師蕭啟慶院士,〈論元代蒙古人之漢化〉,氏著,《蒙元史新研》(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4),頁239-244,〈姓名字號的採用〉。

³⁰ 以元代為例,「普化・鐵木兒」稱為「普」平章、「普」大夫;「徹理・帖木兒」稱為「徹」通理(通理為字);「邁里古思」稱為「邁」公;「幹玉倫徒」稱為「幹」公;「忽都魯・篤彌實」稱為「忽」公;「賽典赤・贍思丁」稱為「賽」平章;「達識・帖睦邇」稱為「達」丞相;「月魯不花」稱為「月」君、「月」公。以上悉據王德毅教授等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第4冊,各該人名下著錄的詩文題目來判定。其例繁多,不必枚舉。

³¹ 亦以元代為例。西域答失蠻氏伯篤魯丁,字至道,至治元年 (1321) 進士,柳貫 (1270-1342) 稱之為魯至道;見《柳待制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卷一五,〈新修石門洞書院記〉,頁22a。維吾爾族散曲名家貫雲石 (1286-1324),本名小「雲石」海

一字以爲姓,如回回人奕赫抵雅爾丁,字太初,人稱丁太初。³² 于闐人哈八石, 父名剌馬丹,以字勘馬剌丁行,遂以丁爲氏。³³ 元末明初著名的回回詩人丁鶴年 (1335-1424),祖阿老丁,父職馬祿丁,鶴年故姓丁。³⁴ 元末國子生亦不剌金,字 仲達,赴江南行臺爲御史,前國子司業貢師泰 (1298-1362) 撰〈送金仲達御史 序〉;元人沈夢麟(至正十三年〔1353〕中鄉試)也有〈晚行溪南金仲達索賦〉 七律,具以金爲其氏。³⁵ 「唐妃」,就是「唆魯古唐」(或「xxx唐」)這個音 譯的尾字加上妃字而成。前已述及,唐妃人名尾音 -tani,有三種音譯,一「塔 泥」,二「帖尼」,三「唐」。第三種脫落了 -i 音,嚴格言之,是最不精確

涯。父名「貫」只哥,遂以貫為姓。貫雲石就是「貫小雲石海涯」的省稱,並非真正的漢名,雖然貫雲石也曾自署「貫雲石」。關於貫雲石的姓名字號問題,楊鐮先生討論已詳;見所著《貫雲石評傳》(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頁191-196,〈貫雲石姓名、字號新解〉。貫雲石自署「貫雲石」,例證見楊鐮《貫雲石評傳》書前所附貫雲石〈今樂府序〉的書影。定姓命名方式與貫雲石類似的有高昌偰氏家族,如「偰文質」因遠祖居於蒙古偰輦傑河(突厥文 Sälängä,蒙古文 Selengge)流域而採「偰」為姓,而「偰文質」三字又為突厥文 sävinch(快樂)之音譯。其子偰直堅、偰哲篤、偰朝吾等名字,也是音譯,非真正的漢名。詳見蕭啟慶師,〈蒙元時代高昌偰氏的仕宦與漢化〉,氏著,《元朝史新論》(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9),頁280-284,〈採用姓字別號〉。

³² 奕赫抵雅爾丁 (1268-1314),字太初,回回氏,《元史》有傳;見《元史》卷一三七,頁 3318-3319。盧摯(世祖、成宗時人)有〈敬亭贈別丁太初憲使〉;見隋樹森編,《全元 散曲》(北京:中華書局,1964),頁128-129。薩都剌有〈送丁太初赴永嘉學正十八韻〉;見《薩天錫詩集》(《歷代畫家詩文集》本,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景印明晉安謝氏小草齋抄本,1970),總頁172-173。(《四庫全書》本《雁門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2冊],卷三,頁27b-28a有此詩,《歷代畫家詩文集》本《雁門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景印明抄本,1970]則未收)陳基 (1314-1370)有〈送丁太初嘉德常二頁士赴省試〉七律;見《夷白齋稿》(收入《四部叢刊・三編》),卷一○,頁1a-b。王璋有〈送丁太參議〉;見汪澤民、張師愚同編,《宛陵群英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66冊),卷七,頁14b。孫叔遠有〈送監憲丁太初除內省參議〉;見《宛陵群英集》卷一○,頁7b。

³³ 許有壬 (1287-1364),〈于闐公碑銘〉:「公諱剌馬丹,以字勘馬剌丁行,于闐人也。」 見《至正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景印一九一一年石印本,1985),卷五一,頁25a。〈哈八石哀辭並序〉:「哈八石,取父字姓丁,字文苑, 于闐人。」見《至正集》卷六八,頁22a。

³⁴ 参看丁生俊編注,《丁鶴年詩輯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書末附錄〈資料選輯〉。

³⁵ 頁師泰,《玩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5冊),卷六,頁31a-32b; 沈夢麟,《花谿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1冊),卷三,頁72b-73a。

的。但是,當它結合妃字,成爲「唐妃」,拿來和「泥妃」、「尼妃」或者「莎妃」、「唆妃」比較時,它卻是最可能爲漢人所接受的稱謂,因爲唐姓是尋常姓氏,大家耳熟能詳,而泥、尼、莎、唆,不像是姓氏用字,即使有之,也是僻姓。

「唐妃」這個譯名可說十分巧妙。同樣別出心裁的譯名還有一些。舉兩個例子。張鉉纂《至正金陵新志》卷六〈監察御史〉題名有個唐兀人(即西夏人)必申達爾。³⁶ 順帝重紀至元六年(1340),他偕同嶺南憲司官遊歷廣西臨桂棲霞洞並刻石紀名留念,自署其名曰必申達兒。³⁷ 數年前,文宗(1328-1332)時,他嘗任藝林庫提點。虞集(1272-1348)有〈題張希孟中丞送畢提點申達卷後〉七律,³⁸ 揭傒斯(1274-1344)有〈送藝林庫提點畢申達棄官歸養詩序〉,³⁹ 人名「必申達兒」在虞、揭等人筆下成爲「畢申達」,既有姓又有名,像極了漢人的姓名,卻又保留了西夏語的原音。他們棄「兒」音於不顧,就像唐妃譯名的創造者棄 -i 音於不顧一般,有捨才有得,才能出神入化,創造出順口悅耳,不同凡響的譯語人名。

譯名「胡丞相」和「唐妃」更有同工之妙。胡丞相就是失吉・忽禿忽 (Šigi Qutuqu)。他是蒙古塔塔兒部人,成吉思汗的義弟。蒙古建國後,他受封爲千戶,爲首任大斷事官(也可・札魯忽赤,Yeke Jarquči)。《元朝秘史》記其名字作 Šigi Qutuqu,又作 Šigiken Qutuqu,對音漢字或作「失吉忽禿忽」,或作「失吉忽都忽」,僅有「禿」「都」一字之別。作 Šigiken 時,則以「刊」譯 -ken。元代其他文獻通常以 Qutuqu 稱呼他,或稱他 Qutuqu Noyan,Noyan(那顏)意爲官人。除了忽禿忽、忽都忽之外,Qutuqu 還有幾個異譯,如「忽都虎」、「忽覩虎」、「胡都虎」、「胡土虎」等,都是逐音對譯,並無特殊處。相較之下,稱他「胡丞相」就顯得特別而更有意義。「胡丞相」的稱謂見於彭大雅《黑韃事略》〈其賦斂〉條後,徐霆所作的疏證文內:

霆在燕京,見差胡丞相來,黷貨更可畏。下至教學行及乞兒行,亦出銀作 差發。燕京教學行有詩云……相將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時捺殺因。⁴⁰

³⁶ 洪金富點校,《元代臺憲文書匯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頁 594,編號583。

³⁷ 謝啟昆,《粤西金石略》(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16冊,景嘉慶六年 [1801]銅鼓亭刊本),卷一四,頁16b。

³⁸ 虞集,《道園學古錄》(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卷三,頁21a。

³⁹ 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恭九,頁3b。

^{40《}黑韃事略》,頁13下。

太宗窩闊台汗六年(1234),忽秃忽被派爲「中州斷事官」,主持漢地政務,負責登計戶口,課斂賦稅,分配封戶,權力之大,猶如丞相,故有丞相之稱。⁴¹他名叫 Qutuqu,首尾同音,譯爲漢字,可以有許多選擇,如忽、呼、虎、胡等字。燕人選擇了胡字,有無弦外之音(如明其爲胡人之類),已不可知。但是,「胡丞相」這個譯名,如同「唐妃」一般,既保留了全名的一個原音,又表示了該人的身分,同時又合乎漢人的稱謂習俗,一舉數得,同樣是神來之譯。然而,「唐妃」何人,「胡丞相」何人,當代人知道,我們今天卻必須費神來辨認。創造這些譯名的人大概始料未及於此吧。

附: 唐妃娘娘卒日小考

唐妃娘娘在《元史》卷一一六〈后妃傳〉有她的傳,字數不多,僅兩百六十三字,而且,除了開頭的二十多個字(睿宗顯懿莊聖皇后名唆魯帖尼,怯烈氏,生子憲宗、世祖,相繼爲帝)外,其餘全是追尊諡號的記載,至大三年的諡冊文更是全文照抄,幾達兩百個字。正史傳記應有的基本資料,如身世、事蹟、年壽等,一概闕如。《元史》唐妃本傳可說內容相當貧乏。

蒙元時代兩部波斯文蒙古通史對於唆魯和帖尼的記載則遠詳於《元史》。波斯呼羅珊(今伊朗霍散省)人志費尼('Ala-ad-Din 'Ata-Malik Juvaini, 1226?-1283)於一二五二至五三年間造訪大蒙古國國都哈喇和林,並開始撰寫他的《世界征服者史》(*Ta'rikh-i-Jahan-Gusha*),其中有一節記述拖雷及唐妃夫婦。⁴² 時代稍後的另一波斯史家拉施特於一三一一年完成的《史集》,在〈拖雷汗傳〉中對唐妃的描寫也不少。⁴³ 但是,唐妃的生卒年壽,兩書也都失載。

⁴¹ 参看故師姚從吾教授 (1894-1970),〈黑韃事略中所說窩闊台汗時代胡丞相事跡考〉,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8.下 (1956):567-582;氏著,《東北史論叢》(臺 北:正中書局,1959),下冊,頁339-363;施一揆,〈論失吉·忽禿忽〉,《元史及北 方民族史研究集刊》5 (1981):20-29。

⁴² J. A. Boyle, trans.,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2: 549-552, "Of Ulugh-Noyan and Sorqotani-Beki";何高濟譯,《世界征服者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下冊,〈兀魯黑那顏和唆魯禾帖尼別吉〉,頁654-660。

⁴³ 集中在《史集·第二卷》,頁202-206。

《元史·憲宗紀》二年壬子 (1252) 春正月條有「皇太后崩」云云。⁴⁴ 這位 皇太后當然就是憲宗生母唐妃。紀文只記年月,未載確切日期。考〈順帝紀二〉 重紀至元三年 (1337) 十二月壬午條載:

壬午,集賢大學士羊歸等言:「太上皇、唐妃影堂在真定玉華宮,每年宜 於正月二十日致祭。」從之。45

在中國歷史上,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太上皇一詞意指在位皇帝的父親。這是太上皇的傳統含義。用傳統含義來解讀前引紀文,自然會認爲文中的太上皇就是順帝之父明宗,而太上皇之後的「唐妃」也自然非明宗的皇后莫屬了。《元史人名索引》和《元史辭典》就是這樣來解讀這段紀文的。⁴⁶ 按明宗帝后的影堂在大天源延聖寺(黑塔寺),不在真定玉華宮,影堂在真定玉華宮的是拖雷夫婦,紀文中太上皇、唐妃肯定就是拖雷夫婦,詳見拙文〈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拖雷夫婦影堂致祭日期,羊歸建議在每年正月二十日舉行。這個日期一定有特別的意義。

按拖雷夫婦的生日已無可考。拖雷卒於太宗四年壬辰 (1232) 九月,《元史·太宗紀》的記載十分明確可信。拖雷妻唆魯和帖尼卒於憲宗二年壬子 (1252) 春正月,已見前引史文。羊歸建議每年正月二十日在真定玉華宮舉行祭典,很可能該日正是唆魯和帖尼的忌日之故。《元史》卷七五〈祭祀志四·神御殿〉條載:

又有玉華宮孝思殿在真定,世祖所立。以忌日享祀太上皇、皇太后御容。 這裡特別提到忌日,而太上皇拖雷忌日在九月,唆魯和帖尼忌日在正月,羊歸提 到的正月二十日,肯定不是太上皇拖雷的忌日,只能是皇太后唆魯和帖尼的忌 日。唐妃卒於憲宗二年壬子春正月二十日 (1252.3.2),我如是假設。

前引史文所謂「以忌日享祀太上皇、皇太后御容」,應是實錄。前揭拙文已 指出皇慶元年 (1312) 九月及二年八月陰陽家田忠良奉命詣真定致祭的記載。⁴⁷ 此外,《元史·文宗紀三》載,至順元年 (1330) 八月「乙丑(十七日),遣使 詣真定玉華宮,祀睿宗及顯懿莊聖皇后神御殿」。⁴⁸ 著名回回詩人薩都刺

⁴⁴《元史》卷三,頁45。

⁴⁵ 同前書, 卷三九, 頁842-843。

⁴⁶ 元代文獻中若干語詞,是不能用傳統含義來理解的。本文早已提到「太上皇」睿宗誤被 說成明宗的例子。茲再舉一例:武宗朝的「皇太子」是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死後,他 繼位為帝,是為仁宗。但武宗、仁宗是親兄弟,而非父與子。

^{47〈}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之〈叁·正誤字〉,頁13。

⁴⁸《元史》卷三四,頁700。

(1272-ca. 1353) 有七律一首,題〈元統乙未秋,集賢學士只兒哈丹奉旨代祀真定路玉華宮睿宗皇帝影堂,僕備監禮〉。⁴⁹ 按元統共三年:癸酉、甲戌、乙亥(1335)。元統乙未當爲乙亥之誤。祀事舉行於秋天,蓋因睿宗卒於秋天九月之故。推測每年九月睿宗忌日,玉華宮照例都舉行祀典。⁵⁰

拖雷忌日在九月,玉華宮影堂有祭;唐妃忌日在正月,玉華宮影堂亦有祭。《元史·文宗紀三》載,至順元年 (1330) 十二月「乙丑(十九日),遣集賢侍讀學士珠遘詣真定,以明年正月二十日祀睿宗及后于玉華宮之神御殿」。⁵¹ 睿宗皇后忌日爲正月二十日,這是又一旁證。同書〈文宗紀四〉載,至順二年十二月「庚申(十九日),遣集賢直學士答失蠻詣真定玉華宮,祀睿宗及顯懿莊聖皇后神御殿」。⁵² 如同至順元年那次一樣,這次也是十二月十九日決定人選,遣赴真定,估計祭祀日期應當也是一個月後的正月二十日。至順三年以後,玉華宮神御殿正月之祭可能有變。或者日期更動,或者不再舉行。重紀至元三年 (1337),羊歸建議「每年宜於正月二十日致祭」,真正原因,我們不清楚,但正月二十日爲唐妃忌日,應當沒有問題。

(2008.03.03三校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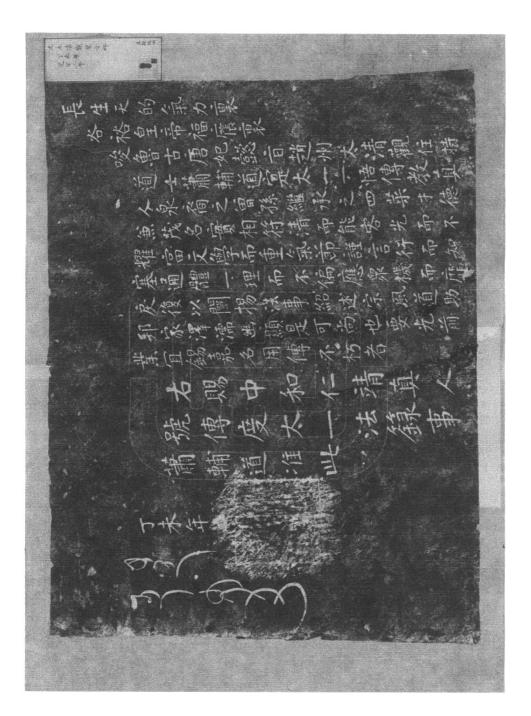
(本文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涌過刊登)

^{49《}雁門集》(《歷代書家詩文集》本),總頁101。

⁵⁰ 清高宗敕撰,《續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35),卷八二,〈宗廟考三·祭祀時享薦新·祀睿宗御容〉條臣等按語云:「又歷朝遣使多以正月二十日致祭, 乃睿宗忌日也。」見頁3526b。以唐妃忌日為睿宗忌日,誤矣。

^{51《}元史》卷三四,頁770。

⁵² 同前書,卷三五,頁794。顯懿莊聖皇后,即睿宗妃唆魯和帖尼。



引用書目

一• 傳統文獻

- 丁生俊編注,《丁鶴年詩輯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 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 佚名,〈元太清觀懿旨碑〉,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拓本,編號各地1918;或參網頁: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珍品/碑帖菁華,http://res2.nlc.gov.cn:9080/dob/servlet/getDob?id=gd1918&xsltype=0301&type=dob%0D%0A%09%20%20%20%20%20%20%20%20%20%20%200%20%09(搜尋,2008.03.03)。
- 佚名,〈萬壽宮唆魯古唐妃懿旨碑〉,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藏庫藏拓 本,編號25257b。
- 佚名,《元朝秘史》,收入《四部叢刊·三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6。
- 吳式芬,《攥古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史部,金石類,第895冊。
- 吳式芬編,《金石彙目分編》,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臺北:新文豐 出版公司,1977,第28冊,影光緒間海豐吳氏文祿堂刊本。
- 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
- 宋濂,《元史》,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第 48-51冊。簡稱百衲本《元史》。
-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28冊。
- 李庭,《寓庵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據《藕香零拾》本影印,1985。
- 沈夢麟,《花谿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第1221冊。
- 汪澤民、張師愚同編,《宛陵群英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66 冊。
- 柳貫,《柳待制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
- 洪金富點校,《元代臺憲文書匯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003。

貢師泰,《玩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5冊。

清高宗敕撰,《欽定元史語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96冊。

清高宗敕撰,《續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35。

許有壬,《至正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景印一九一一年石印本,1985。

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陳基,《夷白齋稿》,收入《四部叢刊·三編》。

彭大雅,《黑韃事略》,徐霆疏,收入王國維編著,《蒙古史料四種》,北平: 清華學校研究院,1926。

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

隋樹森編,《全元散曲》,北京:中華書局,1964。

虞集,《道園學古錄》,收入《四部叢刊‧初編》。

盧琦,《圭峯先生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年代不詳,第96冊。

繆荃孫,《藝風堂金石文字目》,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26冊,影 光緒三十二年 (1906) 刊本。

謝啓昆,《粤西金石略》,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16冊,景嘉慶六 年 (1801) 銅鼓亭刊本。

薩都刺,《雁門集》,《歷代畫家詩文集》本,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景印明抄 本,1970。

薩都剌,《雁門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2冊。

薩都剌,《薩天錫詩集》,《歷代畫家詩文集》本,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景印明 晉安謝氏小草齋抄本,1970。

蘇天爵編,《國朝文類》,收入《四部叢刊‧初編》。

顧燮光,《河朔訪古新錄》,民國十年 (1921) 完稿,民國十八年重編,收入 《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第12 冊。

志費尼 ('Ala-ad-Din 'Ata-Malik Juvaini) 著,J. A. Boyle 英譯,何高濟漢譯,《世界征服者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J. A. Boyle, trans.,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拉施特 (Rashid al-Din) 著,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二卷》,北京:商 務印書館,1986。

Kowalewski, J. E. Dictionnaire Mongol-Russe-Français. Kazan, 1849.

二・近人論著

Vladimircov, B. Ya. 著,秦衛星譯

1930 〈蒙古稱號 "別乞"與 "別吉" 〉,《蒙古學資料與情報》 1987.2:30-32;原文載《蘇聯科學院報告(乙種)》9。

王德毅等編

1982 《元人傅記資料索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第4冊。

內蒙古教育出版社編輯部編

1975 《蒙漢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波斯語教研室編

1997 《波斯語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

白壽彜總主編,陳得芝主編

1997 《中國通史》,第八卷,《中古時代·元時期》,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

伯希和 (P. Pelliot) 著, 馮承鈞譯

1932 〈莎兒合黑塔泥〉,原文見《通報》29:43-54,譯文見《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第一卷,第四編,頁1-16。

邱樹森等

2002 《元史辭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姚從吾

1956 〈黑韃事略中所說窩闊台汗時代胡丞相事跡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8.下:567-582;氏著,《東北史論叢》,臺北:正中書局,1959,下冊,頁339-363。

姚景安編

1982 《元史人名索引》,北京:中華書局。

施一揆

1981 〈論失吉·忽禿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5:20-29。

洪金富

2008 〈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

卿希泰

1993 《中國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第3卷。

徐蘋芳

1986 〈元大都也里可溫十字寺考〉,氏著,《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 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459-467。原載《中 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北京:文物 出版計。

陳垣

- 1934 《元西域人華化考》,北平:勵耘書屋。
- 1941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北平:輔仁大學。

黃時鑑

1998 〈波斯語在元代中國〉,氏著,《東西交流史論稿》,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頁172-184。

楊鐮

1984 《貫雲石評傳》,鳥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劉光義

1966 〈記蒙古莊聖皇后莎兒合黑塔泥事〉,《出版月刊》(臺北) 2.1:57-59。

劉卯勝

2005 〈有關元代回回人語言問題〉,《元史論叢·第十輯》(元代社會 文化暨元世祖忽必烈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廣播電 視出版社,頁19-38。

劉靜貞

1984 〈蒙古帝國汗位帝系移轉過程中的三位女性——脫列哥那、莎兒合 黑塔泥與海迷失〉,《史原》13:103-125。

蕭啓慶

- 1994 〈論元代蒙古人之漢化〉,氏著,《蒙元史新研》,臺北:允晨文 化公司,頁217-263。
- 1999 〈蒙元時代高昌偰氏的仕宦與漢化〉,氏著,《元朝史新論》,臺 北:允晨文化公司,頁243-297。

韓儒林

- 1982a 〈元代詐馬宴新探〉,氏著,《穹廬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頁247-254。
- 1982b 〈所謂"亦思替非文字"是什麼文字〉,氏著,《穹廬集》,頁 255-257。

池內功

1995 〈北京圖書館藏元代石刻拓本目錄——《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 刻拓本匯編》未收錄分——〉,《四國學院大學創立45周年記念論 文集》,日本善通市:四國學院大學文化學會,頁327-380。

Cleaves, F. W. (柯立夫)

- 1951 "A Chancellery Practice of the Mongols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4: 493-526.
- 1979 "The Initial Formulae in a Communication of a Mongolian Viceroy to the King of Korea."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3: 65-88.
- Haltod, M., J. G. Hangin, S. Kassatkin, and F. D. Lessing
 - 1960 *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ossabi, M.

1979 "Khubilai Khan and the Women in His Family." In *Studia Sino-Mongolica*, edited by Wolfgang Bauer. Wiesbaden: Steiner, pp. 153-180.

Steingass, F.

1977 Persian-English Dictionary (《波英詞典》), London, Henley and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Name of the Mongol Princess Sorqaytani Beki

Chin-fu Hu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paper traces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name of the Mongol Princess Sorqaytani Beki, wife of Činggis Qan's fourth son Tolui,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s Tang-fei (唐妃). It also asserts that the three characters A-ji-la (阿吉刺) are a transcription of the Persian word 'aqīlat (smart, capable, and exceptionally talented), which was used as an appellation in praise for the woman in question. The date of this noble lady's death is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Tang-fei, A-ji-la,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foreign personal names, Sorqaγtani Beki, 'aqīlat